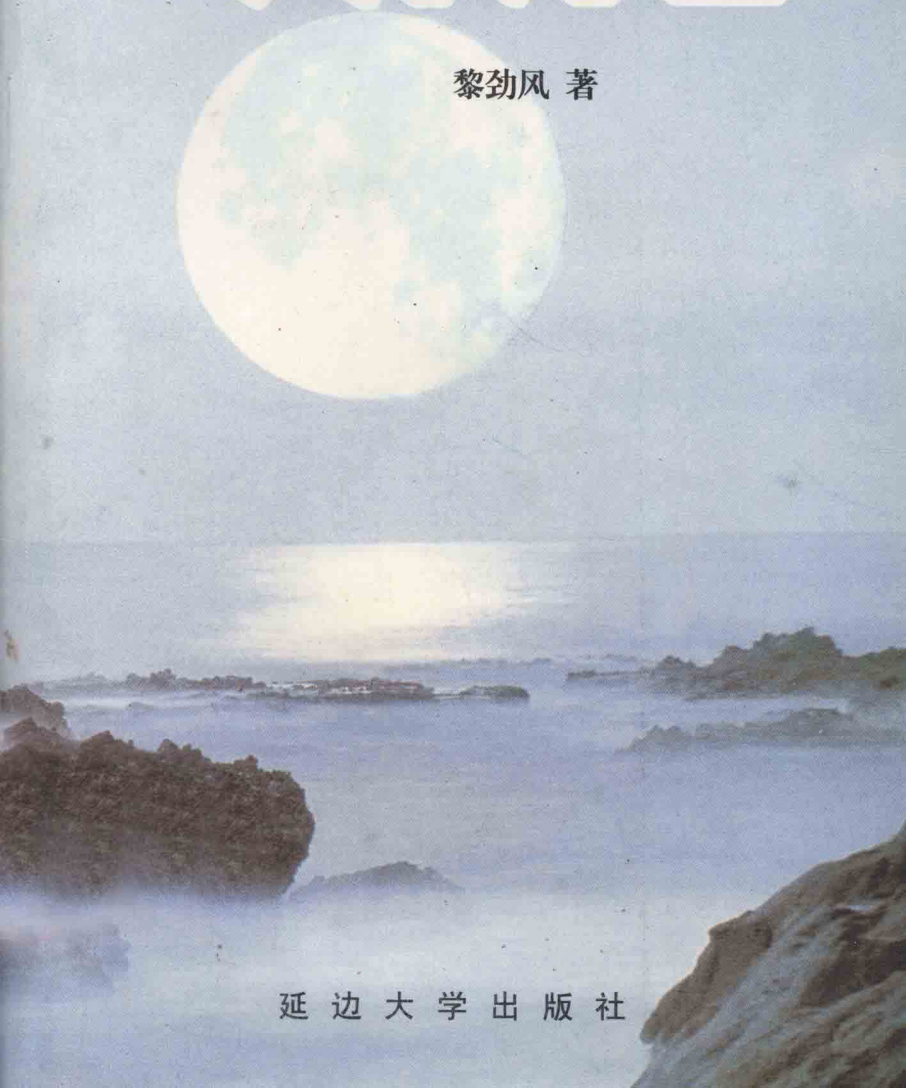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集

今宵月圆

黎劲风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

今宵月圆

黎劲风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宵月圆 黎劲风 著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ISBN 7—5634—1106—2

I. 今…

II. 黎…

III. 当代——中国——文学

IV. 13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8689 号

今 宵 月 圆

黎劲风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邮编: 133002)

南油兴海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 216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 元



黎劲风，1955年6月生，广东阳春市人。1982年1月毕业于中山大学，获学士学位，供职于吴川市外经委。1983年来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相声、新故事等作品360篇，70万字；30多篇作品获奖。著有作品集《被开垦的空白地》、合著报告文学集《排头兵的风采》、《傲立潮头》。1988年加入广东省曲协，1989年1月调任吴川市文联专职副主席；1993年加入广东省作协；1999年起主编《吴川文联丛书》、《吴川文艺》、《校园春》。业绩入编《中国专家大辞典》。

目 录

·小说·

秋天	(1)
陌路人	(4)
啤酒人生	(8)
湖畔，小道曲曲弯弯	(12)
被开垦的空白地	(22)
“主席夫人”	(28)
生日礼物	(31)
花经理，经理花	(34)
爱之初	(39)
搭桥游戏	(43)
爱的诺言	(52)
矮子冯老	(56)
“职业记者”	(60)
春雨	(70)
大黄和小黄	(76)
桥	(79)
二进理发店	(83)

·小小说·

缺陷	(86)
今宵月圆	(88)
相会在夏夜	(90)
人选问题	(92)
庙	(94)

死指标	(96)
第二次接吻	(98)
最后一位顾客	(99)
红土村怪事	(101)
考试	(103)
床	(104)
捉“假”	(106)
醒	(107)
完璧归赵	(108)
灯	(110)
日出·日落	(111)
假日晚餐	(112)
外国专家	(114)
事故	(115)
爱情故事	(116)
美夫丑妻	(118)
“大叔”轶事	(120)
成名之喜	(123)
县长的秘密	(125)
阔佬	(127)
辩证美学	(128)
初涉会海	(130)
交情	(131)
赵局长轶事	(134)
聪聪	(136)
桃色新闻	(138)
老镇长	(140)
国际金奖	(142)

郑大和付二	(143)
本事	(145)
父子之间	(147)
强者·弱者	(149)
理由	(150)
神秘的嫁妆	(151)
选劳模	(154)
“李大笔”轶事	(156)
业余作者的悲喜剧	(158)
小镇新闻	(160)
小郑	(162)
姜	(164)
迪斯科新秀	(166)
清官	(168)
王聪轶事	(170)
迟到的忏悔	(172)
悲与喜的变奏	(174)
“窝囊张”	(176)
住宅电话	(178)
儿不听话	(180)
胜利者	(181)
丑姑娘	(183)
变	(186)
王老师	(188)
旧日朋友	(190)
李百年	(191)
准点到达	(193)
婚事	(195)

地震余波	(196)
谴责	(198)
“机智人物”	(200)
“三三叔”轶事	(202)
疑难问题	(204)
？	(206)
考验	(207)
夏日凉风	(210)
付帐	(212)
何副县长取经记	(213)
悲剧梗概	(216)
油	(217)
姻缘	(218)
“桥牌王”轶事	(219)
热水瓶的荒诞剧	(221)
局长俩	(224)
外语热	(226)
乱弹琴	(228)
迟到的表决	(230)
特别奖	(232)
喜宴	(234)
山·水·情	(236)
局长的秘密	(239)
不该邂逅他	(241)
秘书科轶事	(242)
眼睛	(243)
会议尚未开始	(245)
方方	(246)

贬值	(247)
时髦发型	(248)
带抽奖券的礼品	(249)
征婚启事二则	(251)
福伯	(252)
十元钱	(254)
你我同行	(256)
旧庙·新庙	(258)
“小喇叭”	(260)
平衡	(262)
街头	(264)
获奖以后	(265)
傻珍	(267)
大梨·小梨	(269)
小两口	(271)
美男子	(273)
乔迁之喜	(275)
鞋子·内裤	(277)
抄袭者	(279)
茶·水	(281)
计划科长之恋	(282)
例行公事	(284)
酬宾日	(285)
邂逅	(286)
识趣	(287)
厚脸皮	(288)
准时开会	(289)
失窃记事	(290)

爱的“中和”	(291)
心事	(292)
最佳速记	(294)
失算	(296)
相亲	(298)
酒心糖	(300)
谈情说爱	(302)
·百字小说·	
邂逅旧友	(304)
观灯	(304)
门卫	(305)
“烈士”	(305)
人命·鸡命	(305)
学有所成	(306)
老马轶事	(306)
眼睛	(306)
无题	(307)
奥秘	(307)
垃圾	(307)
考	(308)
三人行	(308)
“牌王”轶事	(309)
怪人	(309)
忆苦餐	(309)

秋 天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讨厌秋天……

一

从前，可不是这样，我最喜欢秋天。秋高气爽，秋景迷人，秋夜醉人，无可争议的美。

清晨，踩着秋叶，沾着秋露，我离开家门。傍晚，沐着秋风，披着秋色，我跨出校门。小学、初中、高中，秋复一秋，一个秋来升一级，令人神往，催人进取。

又是秋天，我高中毕业了。高考，落榜，跟她，也跟众多同龄者一样。她考分很低；我考分很高——就名落孙山者而言。

我俩并肩走着。穿过大街，走上小路，来到了古榕树下。她睨视着我，甜甜地说：“你是有希望的。别灰心，加把劲。”

我隐隐感到她的目光有点异样，心扉儿悄悄打开了，满怀希冀，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看见了希望之光，暂时忘却了苦楚。

几天后，我才知道，她已毅然接过了父亲的货郎担。

二

转眼间，过了三个秋天。别人在秋天里收获，我却两手空空。唉，怅然若失的秋天！

她，还是那句老话：“别灰心，多加一把劲。”又送我一大摞书。我接过书，碰到了她柔软的手，无意的。她瓜子脸

一红，先缩手，后缩脚，触电般的（丝毫不夸张）。我的心凉了多半。

在街头，我遇到我的同桌。他荣幸地拿到了大学文凭。

他派头十足地推了推宽边眼镜，微微一笑，问：“听说你仍在考？”

我重重地把头一点，悻悻答道：“考！”

颗粒无收的秋天啊！难道来春还要播种？唉，她对我抱有的希望，撑苦了我。

几十个秋日，我一直没去找她。日甚一日，我惆怅，烦恼，忧虑……

三

她突然打来电话，约我晚上在老地方见面。要给我打气么？说不准。要跟我一刀两断么？猜不透。我脑里乱糟糟。

夜。古榕树下。心儿一个劲乱跳的我。

熟悉的古榕树，扎根在坚实的大地上，枝繁叶茂，能遮风挡雨。我的身子不由往树干靠了靠。

她来了，好像打扮得很漂亮。我没抬头看她，也没迎上前去。

她轻盈地走到我跟前，轻轻问：“没考上？”

“没考上！”我没好气答道。声音重重的。

“明年，还打算考吗？”

“不考了！”

“那……”她讷讷地，半晌，声音尽在喉咙里打转。神情，似有点黯然。

往下，她该说什么呢？我没想。想也不顶用。

“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她终于又开了口。

“待业！”我的口气仍很重。

“我筹了点钱，打算告别我的货郎担，托人建个售货亭。”她平静地说道，神情又变得坦然了。

四周静得出奇。她依然离我一米远。但此刻，我感觉到了她呼出的气息，俨然还听到彼此“冬冬”的心跳声。

“等售货亭建好了，我要找个伙计帮忙。”她用柔和的目光注视着我，很轻很轻地问道：“您愿意跟我一块干吗？”

“我……”我的嘴动了动，慌乱中，一时不知说啥好。

微微的秋风，轻轻抚着她的曲发。淡淡的月光下，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望着我，楚楚动人。我的心似乎不跳了。倏地，我明白了：几年间，我没少得到她的爱。她给予我的爱，是矜持的，含蓄的，深沉的。

泪水迷住了我的双眼，我不打算擦掉那不争气的液体，只是一眨不眨地望着她，心底里暖烘烘的……

四

我整夜没合眼。辗转中，想了许许多多——

明秋，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不应该放弃。我实在是希望的。因为，我打过基础，扎实的。更重要的，顾虑变成了动力，我领略了她的爱。考不上，我再和她一道开售货亭，不晚。还可以边工作，边学习，读电视大学，读刊授大学……

清晨，屋檐下堆满了落叶。昨夜强劲的秋风吹过，扫光了树上枯黄的叶片，一排排路树显得更清秀、悦目。我的一切酸楚，也像枯黄的叶片一样，随风一扫而光。啊，秋天，我会重新喜欢您的！

（载 1985 年第 3 期《黄金时代》）

陌 路 人

半路上停车吃午饭，年青的小伙子终于有了接近美貌姑娘的机会——两人同坐一张饭桌。

他俩是上车时相识的。姑娘头趟出远门，拎着大包小包，被挤得连车门也挨不上。先上了车的小伙子看着，从窗口伸出热情之手，把她的行李一件一件提上车，又一件一件放置好。姑娘道过谢，心里热乎乎的……

饭菜还未送上，姑娘和小伙子静静地等着。小伙子举止文雅，神情坦然，偶尔朝姑娘投去一瞥，目光柔和而不轻浮。姑娘头一回和小伙子坐得这么近，几分矜持，几分羞涩，脸颊腾上红云朵朵，显得更加俊秀了。

“从乡下来？”好一会，小伙子问。

“嗯。”姑娘点点头，怯生生的。

“到省城去？”停了停，小伙子又问。

姑娘又“嗯”了一声，微微抬起头。啊，小伙子正向她投以微笑，露出一副牙齿，整齐、洁白。

再上车时，姑娘身边的座位空了。小伙子在自己的座位坐下，又站起，走近姑娘，手指空着的座位：

“我，可以坐这吗？”

“你坐吧。”姑娘淡淡一笑，往里挪了挪。

车又开了。窗外，闪过一排排木麻黄树，绿茵茵的原野。

“到省城，探亲，还是干活？”小伙搭讪，睨视着姑娘好看的椭圆型脸庞。

“探亲。”姑娘轻声回答。跟刚才相比，她不那么拘谨了。小伙子把手伸进旅行袋，摸出两只苹果，用纸巾仔细地擦了一遍，将其中稍大的一只递给姑娘：

“路长得很，先解解渴。”

这……这咋好意思？毕竟是素昧平生，萍水相逢呀。“我不渴。”姑娘盯住小伙子的手，一阵心慌意乱，连连摇头。

“拿着，我这儿还有。”小伙子拍拍旅行袋。袋，涨鼓鼓的，除苹果外，还有鸭梨和柑子。“陌路人嘛，吃喝不分家。”小伙子一来劲，话明显多了。

姑娘犹豫着接过苹果，咬了一小口。

小伙子很快吃完了一只苹果，用纸巾擦了擦嘴，凑近姑娘，低声说：

“到了省城，想不想找活儿干？”

“干活？”姑娘心里格登一下。她虽然低着头，可感觉到有一道灼热的目光在盯着她。

“在省城，要找活儿干，说难也不难。”说到这，小伙子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我爸，在市公安局工作，一局之长。他呀，虽说挺‘原则’，不过，给亲友解决个把工作，还是不缺门路的。碰上机会来了，还可以帮助解决户口……”

听着听着，姑娘的心似乎被打动了。她转过脸，盯住他：

“真的？”

“真的！”小伙子更高兴了。姑娘神色有点那个，他的话

说得更来劲了。

“……年初，我爸就给乡下的侄儿找到了工作，并且，还落了户。别小看‘公安’二字，可是实实在在的实权单位。瞧，那些当官的，七老八十，连步子都迈不动了，可还是不愿意退下来。眼下，局里头，正副局长快一打了。”

小伙子又摸出一只柑子，一边剥皮，一边接着往下说：

“巧极了，我爸是公安局的正局长，姓副，有个副局长姓郑，拜菩萨的人进错庙门不说，就连局里人，也时常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

姑娘忍俊不禁，樱桃小嘴边露出一对酒窝，浅浅的，甜甜的。

一路上，小伙子神采飞扬，指东道西，点南话北，滔滔不绝。下午，车到省城，他跟姑娘俨然成了老熟人。

“你亲戚住哪？省城好大，人生地不熟的，我送送你。”

眼前，道路纵横交错，处处车水马龙，茫茫不知南北所向。姑娘没推搪，从裤袋里掏出一页小纸片，缓缓地展开。

小伙凑近脑袋，只见上面写着：坐9路，转4路，下车一直往前走……

4路公共汽车驶进了总站。姑娘跟在小伙子身后下了车，两人沿着人行道，肩并肩地慢慢走着。

“一月前，电视台播出香港电视连续剧，看了吗？”看见商店橱窗里摆着的大彩电，小伙子又来了话题。

“剧名叫什么来着？”姑娘情绪挺好。

“《陌路缘》。”

“啥叫‘陌路缘’？”

“陌路，指路上碰到的不认识的人。缘嘛——”

前头，是一所机关大院。宽敞的大门边上，竖着一块木牌，好大、好长。小伙看见，一阵愕然，脚不听了使唤。

姑娘从小伙子手中夺回大包小包，又用手肘捅了捅小伙子：

“快走呀。”

小伙子依然站着，一动也不动。

“你亲戚在——”半晌，小伙子嗫嚅着问道。

“哦，忘了告诉你，”姑娘冷然道，“我表叔是市公安局长，不过，他不姓副，姓郑！”

小伙子双腿蓦地软了。姑娘说了声“谢谢你一路上关照”，即朝公安局大院走去。

（载1987年总39期《椰花》，入选海南省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的文学作品集《没有终点的旅程》）